

一抹秋凉

□张亚秋

“金风飒飒爽秋凉，黄英缤纷满园芳。不与春花争颜色，任是雁鸣也柔肠。”这是我在重阳之日闲逛景园时胡诌的几句心情文字，发在当日微信朋友圈。今日傍晚，在一片淡淡的寒凉里，再一次说给你，你且听听这湖光秋树里的风吟。

我的一个老朋友曾说，一年四季里，他最喜欢的是秋天。我抢着问他，是因为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吗？他笑着摇摇头说：“不是，我体质燥热，独独喜爱秋凉。一到秋天，天气转凉，我百病不生。”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一个人可以因为一个温度而喜欢一个季节。可是仔细想来，这又有何不妥？

一些人喜欢春天，也不仅仅是因为春天百花齐放；一些人喜欢冬天，也不仅仅是因为冬天有雪花飘飞；一些人喜欢夏天，不也是因为那一树阴凉吗？喜欢总归都是有个小小的理由，如果这个理由还可以给自己带来些许甚至大大的好处，那么，这个理由又有什么不可以支撑这些人去格外喜欢一个季节、去进行一个独特的选择呢？不管这个选择在外人看来是多么无厘头，我想，作为选择者，都应该不折不扣地把这个选

择坚持到最后。

我知道你是不喜欢秋天甚至可以说是厌恶秋天的。的确，在你看来，秋天是干燥的，秋天是枯萎的，秋天是冷酷绝情又光秃秃地没甚风景的。你在你的文章里不止一次地描述秋天破败的荒野和枯荷，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厌恶秋天。但是，我要说，朋友，你错了。

在秋天，你只看到枯荷，而没有看到枯荷别具的风雅；你只看到树叶落，却没有看到落叶的多情；你只看到秋日河床的干涸，却想不到春水的涌动完全是因为江河在这个季节积蓄了更多的力量；你只向往冬雪花的飘舞，却不知道没有秋天的泥泞哪来冬雪的洁白！是啊。秋凉不是春温，不生茶香氤氲于夜半；不是夏热，不孕花蕾于绿荫；不是冬寒，不凝练雪花于长空。但是，你不知道秋凉温润，独携一份月桂香、金菊傲、枫叶冷孤标醒世，锤炼稚嫩，摒弃贪念，洒脱红尘，如玉树不折其直，如碧水不荡其波。

我且送你这一抹秋日的清凉，让它吹拂去你额头上的汗珠、心扉上的灰尘、眼睛里的浑浊、手边上的沉重。于秋，且请你公平地看待。你可以不喜欢秋天，但请不要拒绝这一抹诚而真、爽而润的——独一无二的秋凉。

晒秋

□任静

姐姐发来一张袖珍版的晒秋图，在花园洋房的玻璃阳台上，和暖的阳光充足地照射进来，桌子上堆放着一小堆红枣、几个鲜红的辣椒，粗粗的塑料筒里插了一大把挂面，还有一束干枯的黄花菜，都是来自故乡的特产，构成了一幅喜庆的乡土画。

我的视线——掠过，关于乡村晒秋那些细微的久远的记忆，不禁在这个秋季被重新激活。

深秋时分，乡村色彩斑斓的秋意，一股脑儿恣肆涌进了农家院落，像一串喜庆的鞭炮炸响了农家欢庆丰收的喜悦。一筐筐红薯被摆到了窑洞深处的土台上，洋芋都放进了洋芋窖。阔大的青石板窗台上，齐刷刷地摆满了南瓜，金黄的或墨绿的，沟壕深邃，每一个足有小盆那么大。在窗台不远处的台炉上摆着几张洁白的盖布，盖布上薄薄铺了一层蒸过的黄花菜，呈黄褐色，我们那里叫金针。屋檐下垂下来几缕灰白色的泽蒙花，空气中似乎到处盈满了泽蒙的香气。几乎每家每户的屋檐下，都挂着两三串火红的辣椒、一串沉甸甸的蒜辫子，墙壁木橛子上还挂着大小不等的各种榨条筐子，里面晒着红艳赛玛瑙的大红枣。有一只较小的筐子里面竟然还晒了一些酸枣，那是母亲给我单独准备的，她知道我最喜欢这一口小零嘴。

地面上平整宽敞的地方，摊晒着金黄的谷子、火红的高粱、五颜六色的豆子，其中有绿豆、豇豆、红小豆、饭豆、芸豆……竟然还有一堆碧绿的麻子，我知道那是过年时要出清油的一种农作物，产量虽低，庄户人家却少不得它。一想到不久将能饱餐到醇香的麻汤饭，我赶紧挥动着手将院落里觅食的几只鸡子赶得远远的，生怕它们啄吃一粒麻子。院墙附近，在一棵荫蔽天的洋槐树下，搭建了一个高高的玉米架，金黄色的玉米穗整

整齐齐地一层层垒砌成一座收获的金字塔。

如今，在远隔故园千里之外，我满怀喜悦地回望儿时丰收的景象，真是一幅一辈子也看不厌的乡村秋意图。

“今年的谷子丰收喽！”父亲弯腰伸手摊晒着满地金灿灿的谷子，金风拂过，空气中散发出阵阵新谷香气。下午太阳西斜时，父亲和母亲张着大口袋，将晒干的谷子装在袋子里，整整装了八九袋子。母亲满脸喜色，挨个从那装满粮食的袋子抚过去，动作轻柔且充满了爱意，恍若抚摸着婴儿俊俏的小脸。俗话说，囤里有粮，心中不慌。那个秋季，我们全家被丰收的喜悦鼓胀着，仿佛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。

母亲仔细挑拣着沟壕又深色泽金黄的南瓜，“你们走时每家带回去几个吃，咱们自家农家肥种的，又面又甜，外面卖的比不上咱家的好吃！”母亲欣慰地说。爱吃南瓜，也爱种南瓜，南瓜是母亲不舍的情结，每年都要在自留地里种一坡南瓜，扯开长长的瓜蔓直拖到地畔的土坡底下，叶片大而碧绿，一坡南瓜花，色泽金黄，点缀在黄土坡上，每每望着南瓜花，心中便无来由地满是富足和丰收的喜悦之情。

整个秋天都弥漫着收获的喜悦。谷子、高粱、各种豆类相继入仓后，母亲总要把第一茬碾出来的黄灿灿的新米分别给我们姐妹捎来，每次接电话，母亲的声音听上去都是喜滋滋的。父母不但寄来南瓜、小米，还在第一时间寄来了金针和尚且嫩嫩的玉米棒子。其实，父母明白这些东西在当地到处都可以买得到，他们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爱，与儿女们一起分享劳动的成果。

我凝神望着姐姐发来的那张袖珍版的晒秋图，思绪早已飞回了遥远的故里。秋天最幸福的事情，莫过于陪母亲晒秋，坐在暖融融的秋风里，听母亲细数丰年。

父亲的秋天

□张金刚

父亲坐在檐下台阶上，抽一口自己卷的大叶烟，烟雾瞬时模糊了他满是皱纹的脸。他说这烟抽着才有劲，才解乏，才舒坦。

秋天的父亲，活儿最重、最忙碌，可秋天的父亲，又是笑容最多、最灿烂的。我知道，令他陶醉的，不全是那枯黄呛人的烟叶，而是轮回几十年的秋收，即使他的秋收半径越来越短。

屋里一股浓重的花椒气味，勾起我少年时代痛并快乐的回忆。父亲曾带我在每个初秋，扛着板凳，拿着铁钩，挎着篮子，将墙角地边、沟谷河畔自家的花椒树摘个精光，晒出好几尼布袋干花椒，换一笔不小的收入。虽然双手被铁钩扎得满是黑点，可心是欢喜的。想来，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

父亲指了指那一塑料袋干花椒：“老了，管理不动那些老花椒树，大都死了。菜地边几棵小树倒长了不少，可我不敢登高上树，就晒了这二斤，够咱们吃就行。”看着眼前愈发矮小、走路有些颤巍的父亲，若见他踮着脚，伸长手臂，艰难摘下一簇簇花椒的样子，莫名有些心疼。

我抓了一小半打算带走，父亲却将那一大半递给我：“新鲜花椒味儿好，分些给你的朋友尝尝。”

花生，父亲种了两分地，也只是够吃，步行五分钟就到。叶子已然泛黄，到了该收的时候。父亲弯腰沿地垄一路拔过去，缀着花生的花生苗堆了几堆。我提起一株，抖落沙土，一把将花生攥住，摘下放入篮中，边摘边吃，脆嫩的味道着实新鲜。拔完两垄，父亲也蹲下来摘。花生个大饱满，父亲乐得合不拢嘴。他却一颗也不吃，咬不动了。

当年，父亲开了多块坡地种花生，一担担挑回；趁着清秋新凉，伴着蟋蟀鸣，一家人在灯下摘到半夜。那场景，如诗一般。屋顶上，第一批还未晒干，第二批又已续上。十几袋花生，炒食、榨油、出售，格外珍视。如今这两分地，只在屋顶铺了一小片，干花生只收了一大筐。我拿些放在客厅，闲来看电视时剥着吃，消遣，养胃，更是咀嚼家乡土地的味道。

红薯是家乡的特产，家家都种，父亲自不想断了几十年的传统。可也只是拣稍近的地块种一点，逢人便说：“孩子就爱吃老家的红薯，种些吃着方便！”我嗔怪道：“少种，千万别累着，买着吃也行。”父亲嘴上答应“少种”，可近年每年都会种三分地的红薯。我只得春种时帮衬，秋收时充当主力，父亲则在边上指挥打下手。我已对农事略显生疏，只是努着劲忙活。

刨红薯，手掌磨出泡；撩藤蔓，胳膊累到酸；挑红薯，肩膀压得痛。想象不到瘦小的父亲，是如何坚持这么多年的，顿觉坐在老田上、秋阳下沉默的父亲是岁月时光里的“孤勇者”，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几十年殷实的春

秋。将红薯入窖时，父亲下意识想要下到窖里，可试了几试依然瑟缩的腿脚告诉他已不再可能。我下窖，父亲递，很快完成了他已完成不了的劳作。一旁的父亲有些无奈，可又分明流露出满脸满眼的欣慰：“你干得挺利索，这下冬天有得吃了。”

路遇摘酸枣的邻家大嫂，父亲有些失落：“今年酸枣卖到六块多，可惜爬不了坡，一颗也摘不回来。”大嫂笑道：“往年，哪个秋天都得跟你抢着摘，这下算是你让着咱们了。”父亲腰杆一直：“当年，我也是摘酸枣的能手，是吧？”这一点，我们都认同。可此刻，父亲自己认了输。

靠山吃山。从未出过大山的父亲，对这句话有着生动的实践。秋来，山野藏着的秘密被他一一发现。酸枣自不必说，柿子一泛黄，父亲便用开口的长竿夹下来，泡了两水缸，烧火烫甜，让我们吃个够；野生板栗又面又甜，甬管长在沟谷哪里，父亲年年都会收些回家，给我们当零食；漫山的茅草、荆条是上好的柴火，父亲每天挑两担回家，在屋后垛起高高的柴垛；偶尔，还会给我装回几枚新奇的野鸡蛋。

眼下，父亲只能将低处的柿子摘些，晒在窗台给我留着；柴垛一直在“吃老本”，父亲也习惯了用煤电，那“噼噼啪啪”燃烧的土灶、满身的柴草烟火味道，倒让我倍感稀罕了；野生板栗、野鸡蛋，应该再也无法吃到了。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：“要不，你试着去收些？”我一摊手：“我也找不到。”

确实，秋天的屋顶作为父亲劳动成果的秀场，已繁华不再。金黄的玉米，火红的大枣、花椒，乱滚的核桃、黄豆、绿豆，饱满的花生、高粱、谷穗、芝麻……仿佛就在昨天，可转眼已成回忆。萧瑟秋风中，黄的，绿的，槐叶落满屋顶，又被风吹起，落在院里，落在院里静坐的父亲头上。

我帮父亲摘掉落叶，他一脸苦笑：“脑袋上没几根毛儿了。”说着，起身回屋拿出他和母亲结婚时的黑白小照片，递给我：“你看，我二十岁时，头发多黑多密多厚。”我也苦笑：“我都四十多了，头发也稀疏不少。秋风扫落叶，岁月不饶人呀！”我和父亲坐在秋风里，望着清冷消瘦的小院，谁也不再说话。

我更明白，父亲，伴他同行近六十年的母亲，已坠入生命的深秋。我得常回家帮父亲“收秋”，为我们的余生储藏更多美好与暖意。

用芹菜调味

□彭伟栋

在菜市场，有些芹菜“躺”在柜台上非常漂亮，一袭绿衣，浅绿的“身子”，到了叶柄处绿色渐深，而叶子则是深绿，层次分明。“绿意”之外，根部赤褐色的根须茂盛，盘绕在一起，可见生命力之旺盛，这大概是植物漫长生长过程的证明吧？我总觉得芹菜是在“诗意地栖息”，一束芹菜捆在一起，满眼皆绿，生机勃勃。新鲜的芹菜，水珠滴在上面跃动，走近闻之，淡淡的清香扑鼻。

有时，家里买回来几捆芹菜以备不时之需。妻子便将芹菜放在盛着冷水的瓶子里保存。几天过去了，我以为会枯萎。不想过去看了看，芹菜叶绿如初，依然充满生机。碗底，根须在吸收着水分，滋养着“身体”。可见芹菜适应环境能力之强！我突然想：生而为人，不断成长，可能会到异地求学，可能会更换工作岗位……面临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人或事，应该学会适应。此时，真该学习芹菜的精神，不管在哪里，只要有水，总能继续坚持。

《随园食单》说，“芹，素物也，愈肥愈妙”。真有道理，芹菜长势茂盛，自然味佳。所以，家人选芹菜总是要选长得“胖”的。我爱吃豆腐猪

肉汤，拿新鲜的豆腐块配上猪肉，加水来煮，最后撒上切碎的芹菜，便可上锅。豆腐猪肉汤其实重点在汤水，加上芹菜后，香气袭人，汤水清甜。素豆腐有猪肉与芹菜的味道，可见芹菜的精华已被融入其中，用不着用猛火煮滚，只要撒上芹菜便能迅速调味。这豆腐、猪肉与芹菜配合得真是“天衣无缝”，让食客食欲大增！

还有我最爱吃的裸条汤，老板撒上芹菜也是必不可少的细节。在裸条汤店，只见老板迅速地先将裸条和面条放置碗里，拿出一条自家制作的肉卷，切出八九块放碗里，再在热滚的锅里舀起两大勺肉丸汤浇到裸条碗里，然后撒上胡椒粉。最为关键的是撒上剁碎的芹菜，顿时香气袭来，使人神清气爽。尤其那一口汤，有胡椒的微辣、肉卷的甜，更有芹菜的香，好吃得不得了！

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，胃口不太好。妈妈告诉我：“还是要吃点，不然好得慢。”可是看到一碗猪肉粥还是没有兴趣，妈妈知道后，在煮好猪肉粥后，撒上了一些芹菜，香气怡人。我闻到它，顿时有了胃口。妈妈非常细心，那份浓浓的爱饱含在剁碎的芹菜之中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父亲的心思

□李阿人

夜深人静，窗外的灯光闪烁着秋天的冷。

望着窗外，我的心一阵阵被揪起。按照医生的交代，我在拍打父亲的背，以便让肺部的痰排出来。突然，感觉父亲

的枕巾有点湿，诧异地一看，父亲竟在流泪，泪水悄无声息地顺着深深的鱼尾纹流下来。我伸手去擦，却越擦越多，手上沾了一大片。

近来接父亲来城里生活，可天气突变，父亲感染了风寒，咳嗽不断。父亲在医院住下，用药后情况一日日好转，医生说再有两日就该出院了。我把这消息说给父亲听，他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
父亲的心思我知道，他是怕花

钱。父亲一辈子吃苦受累、省吃俭用，一辈子为儿女着想，从来不为自己考虑。他对于自己生病充满了愧疚：“让你们受累了，花钱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……”说着说着又哽咽了，眼泪从眼睛深处往外涌。

从我记事起，父亲一直是硬汉形象，话不多，整日就是种庄稼做农活儿，为了养家糊口而忙碌。

父亲是独生子，由于家室单薄，少年时没少受外人欺负，再加上爷爷奶奶奶妈年老多病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自从有了我们，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，一边赡养老人，一边挣钱照顾我们兄妹几个，其中的苦累难以想象。特别是我家遭遇了两次大的变故：一次是我弟弟在工厂出事，一次是我家辛苦盖起来的六间瓦房失火。这两次事件，让我们原本贫穷的家雪上加霜……

但父亲没有被悲惨的生活打倒，依然坚强地为了家拼命干着，他看到成为废墟的房屋时，没有眼泪，看到我弟弟冰冷的遗体时，也只是喊着我弟弟的名字……这些伤痛，都没有让父亲表现出脆弱和不振，反而让他更加忘我地劳碌着。

我的父亲，生活的大山没有压垮他，各种苦难没有让他流下一滴伤心的眼泪。即便是近年来面对各种病痛的折磨，父亲也是咬着牙做斗争——可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变得脆弱

□黄大庆

表妹在朋友圈里分享了几段小视频，是她女儿蹒跚学步的情景。视频里她和姐夫分别站在孩子的两侧，弯下腰半蹲着牵着孩子肉乎乎的小手，在客厅里绕圈圈。孩子开心极了，大大的眼笑成弯弯的月牙形，粉红的小嘴边都是笑出来的口水，夫妻俩脸上都是细密的汗珠，可对着女儿，他却笑得满脸幸福。

我给她留言说：“这会儿是最辛苦的一个阶段，孩子现在对走路充满了新奇和热爱，你们一定要好好陪着她，握住她的手，盯紧她，千万别碰到碰到，有一个月就能走稳了，那会儿就能放开点手了。”表妹秒回了我，说：“放心吧！这是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步，再苦再累我们也愿意牵着她的手，陪她一起走。”

表妹的话让我忽然想起了住在一楼的那对父女，每天晚饭后，女儿都会挽着父亲的手在小区里走走。偶尔在楼下遇到，他们都会热情地和我聊上几句，看着他们说说有笑的样子，我的心里总觉得暖暖的。聊天的次数多了，渐渐知道了他

□胡建伟

“那是我小时候，常坐在父亲肩头，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父亲是那拉车的牛……”每每听到《父亲》这首歌，心里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动和无法遏制的激动，因为它道出了做儿女的心声：父亲是儿女身后最温厚的支撑！可随着父亲的去世，这种感念夹杂着酸痛，一点一滴化成了回忆……

父亲出身农民，因为上过学，文化程度较高，成了一名乡村教师。他能写一手漂亮的字，逢年过节，遇上红白喜事，村里人都喜欢请父亲写对联，在乡亲们眼中，父亲就是我们那几顶呱呱的“秀才”了。父亲工作中不苟言笑，勤奋严谨，课教得呱呱叫，曾在县级优质课评比中拿过第一，后来被授予省级优秀教师称号。

作为教师的父亲很重视对子孙的教育。记得父亲还是民办教师的时候，说过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：“好好学习，将来吃商品粮。”当时还是孩童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“吃商品粮”，父亲就会笑着告诉我：“就是成公家人，吃公家饭，衣食有着落。”就这样，从小父亲就帮我在心中埋下了一颗“学习有用”的种子。而这样的信念，甚至作用到了下下代身上。父亲退休后，只要听说孙子贪玩不学习，就会坐长途大巴从老家来陪他的孙子做工作；听说孙子会考和高考了，又会坐长途大巴从老家来陪考；听说大孙子高考成绩不错却想复读时，顾不上输水，急忙拖着病体从医院跑到家给孙子开导；去世前的最后一个生日，在病榻前还对两个孙子

的呢？

大前年的春天，父亲去菜地时半路摔跤，左小腿骨折了，为此住院近一个月。父亲出院后，不能再去田地里劳动，看着满地的杂草和耽搁售卖的蔬菜，站在地边老泪纵横，整个田地都因为父亲的泪水而静默，笼罩着一片哀伤。

也许是从那时开始，父亲的坚强不见了，变得脆弱了，变得像个孩子了。父亲动不动就哽咽，动不动就流泪。有时给他捶背，他会突然难过起来，说：“让你受累了！”有时给他买药，他会抹着眼泪连声说：“又花钱了！”更多的时候，是你为他买来营养品，他拒绝享用，摔到地上泪眼婆娑……眼泪成了父亲此时最好的表达。

往事的一幕幕都是父亲爱的重叠和分离。我拍打着父亲的背部，那骨头碰着手的疼痛感，让我内心的潮水汹涌起来。

不经意间一回头，窗外的灯光刺痛了我的眼睛，让我一时难以睁开。那些星光，是善解人意的，因为它们懂得用微弱的光，来替代我们生活中不能说出来的爱和苦……

牵手

们的故事。老人是家中独子，年轻时离异，只有这一个女儿。女儿大学毕业后来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，留在了北京，她也曾想过把父亲接到身边照顾，但老人不愿意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城，于是父女俩只能每天通过视频聊天。

去年老人得了胃癌，治疗几个月后，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。老人不想拖累女儿，执意一个人在家休养。女儿不放心他一个人，就背着老人，辞去了北京的高薪工作，过来陪伴他。

邻居们都夸女孩孝顺，女孩总是腼腆地笑笑，说：“比起我爸对我的付出，我做这些真的算不了什么。我爸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，在这个时候多陪陪他，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。”

其实无论是父母牵着孩子的手蹒跚学步，还是儿女牵着父母的手漫步黄昏，他们牵手的动作里，溢出的都是人性的光辉，是我们内心深处喷薄而出的爱。人生像一本书，在生活中，每个人都在用感情做笔，将空白写满，让我们原本单调的生活变得五彩缤纷。

浓浓父爱暖我心

谆谆教诲，让孩子们努力拼搏，成为有出息的人。

父亲对我很严厉，但在我的印象中，最多挨过他的训，几乎没有挨过他的打。我在他执教的学校上初三时，有一次因和同学打架脸上破了相，被他好一顿训。那几天，我不好意思去食堂打饭，父亲默默地把饭菜端回他的办公室让我吃。在父亲仁慈相济的指导下，我顺利考上了大学。但我本性难改，记得刚考上大学那年暑期，不知因为什么，气得他拿砖头撵着要砸我，可他哪舍得真砸呀！我当时还一边跑一边扭头憨憨地说气话：“哎哎，你咋没砸住呀！”气得他骂了一句“小兔崽子……”却转怒为笑！

父亲的爱，是沉默的，没有言语，只有行动。高三那年，我因病辍学，父亲为了及早治好我的病，不顾工作上的繁忙和家中农活的繁重，带我到处求医直到我病情好转。参加工作头几个月，父亲还担心我手上不宽裕，常常寄钱给我。我有了两个孩子后，父亲常常倾囊买奶粉给孩子，并帮助我们带孩子，极大缓解了我们的经济之困和工作之忙……太多的往事历历在目，温馨如昨。

人常说：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以前并不很明白其中的意思，也没有感觉到怎样。当别人有爸喊，自己却没了爸叫的时候，当那些细碎而温暖的关爱成了回忆的时候，我忽然明白了个中含义：老人，不仅仅是儿孙成长成才的物质依托，更是儿孙的精神依托、心灵依靠啊！无父何怙，无母何恃！愧疚和遗憾顿时从我心底油然而生，我真想对着天堂那边的父亲说一声：父亲，有您真好！